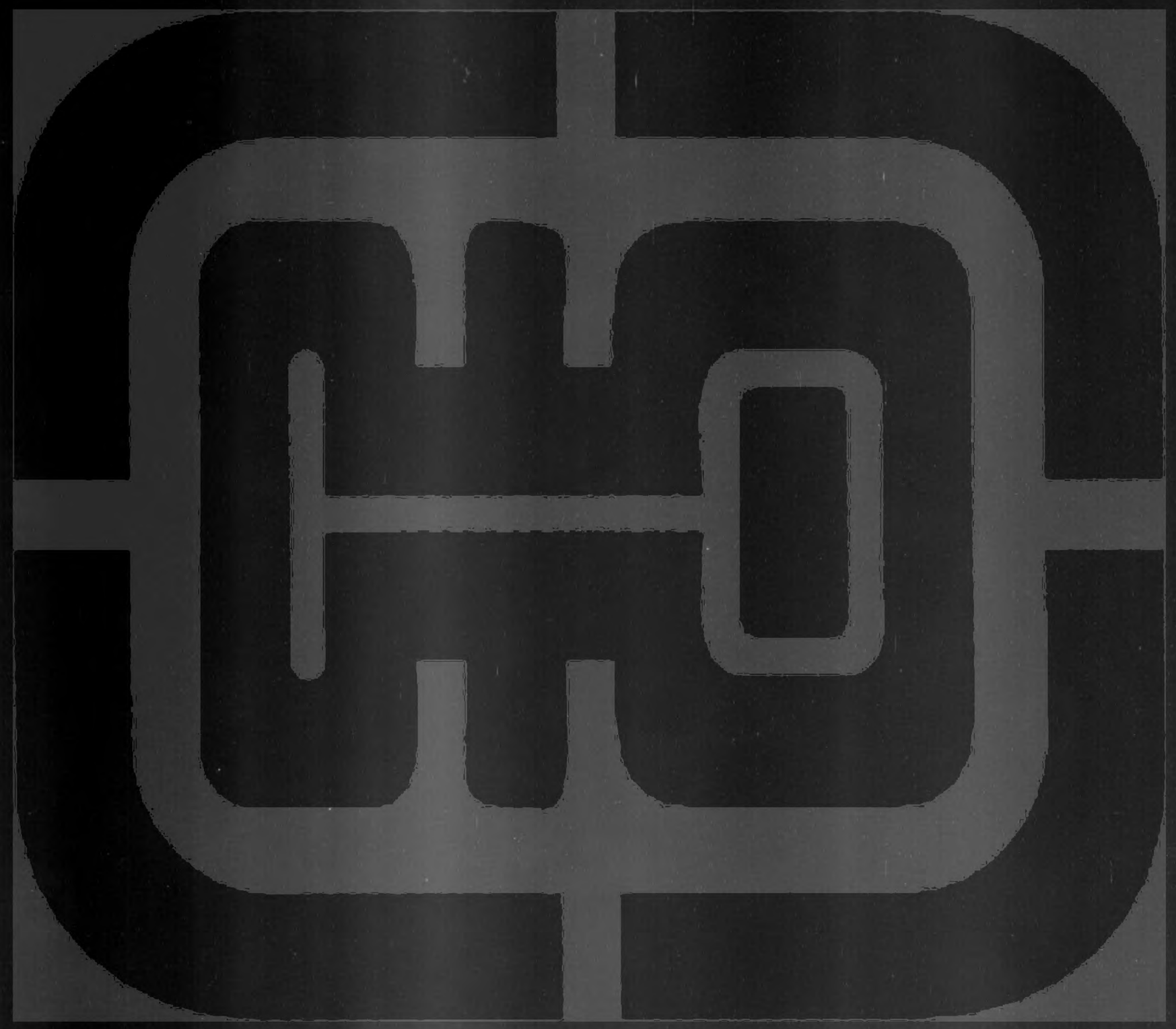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窺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群史性清愼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陝以叛苻柳起兵袍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見暐傳言辭慷慨識者知其有遠畧暐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器異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爲副乃拜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適女

罷秦之喪師當由於此安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笞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安乘其斃以復社稷暐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安委范陽王寶既嗣位拜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晉臺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後燕作拓跋儀）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安動者二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久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二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安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安動也滅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安動也此皆兵家所忌小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衆生詐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圖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問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二字一作青字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者會章盧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桑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

楊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鬨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帥臧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寶尋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恇懼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能久留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旣克中山遣衛王儀（一作元儀）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

將徙滑臺遇風船沒水經註作既無舟楫魏兵垂至衆心
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冰合遂
於夜中南渡黎陽記日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
若有神焉鄴令韓範一作軌一作言於德曰光武渡滹
沱河澌流一作冰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
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
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
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
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
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
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
麟爲司徒封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
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
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
麟見麟以爲已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二
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
守兵抄掠平陽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爲并州刺史封廣甯王夏四月先是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德之從弟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勉從群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

爲何如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

殿下馳徃詗之德流涕遣護護率壯士數百隨
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弑之初寶遣思詣鍾於
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
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
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
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留之思怒曰周
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
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

室而牽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
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
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
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
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
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張剛
爲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鍾
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

侯一作關外侯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既敗走反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穎之民多附於魏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一作川地嶮人殷可攻而取之以爲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

韓諄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舟而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嶮峻足爲帝王之都辟閭渾咎爲燕臣後負國恩勒兵潛據今空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厄解既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托無以立陛下今卽聞之擅越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撫又容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然也旹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部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

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
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
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
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
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
任安委城而退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
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旂經
困艱啓聖事彰中篆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
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
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渾閻父蔚爺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
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會
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
秦違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於彼營丘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
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爺韓信以裨將伐
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
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

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河猛士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咎實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逋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寔跋扈見禽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

先是鬬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幸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檻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爲僧朗建神通

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荅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敘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謚燕王暐曰幽皇

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
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
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
氏爲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
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
申池以爲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
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
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
德忝已南面而朝諸侯疾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
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
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
以賜多爲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
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
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
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
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
衛德遣從事中郎杜弘如長安問母兄消息詳具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監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一作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

酒解之乃瘳拜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是時
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
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
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
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
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徵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
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
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諶上疏曰二寇逋誅國
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
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蓁而不守豈非義
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
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
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
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捨於秦越今群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宻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幸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諠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諠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備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讌登高遠矚顧謂尚書僧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咎全盛之時接愼一作梓愼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艸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苔曰咎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

心賢哲每懷徃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寧朔將軍一作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內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諄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
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政遐邇既寧物無異望
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
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
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咎少康以一旅之衆
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
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
俟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
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
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議之咸
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疋車一萬
七千乘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
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咎郤克
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
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咎人也雅之等頓首
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呑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冤達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王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聞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爲前將軍北地王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許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水經註作女水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倫德甚惡之冬十一月倫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倫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倫德夢其父毓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窘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失位倫德亦不自安遽與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爲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托以汝汝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倫德開目額之乃立超爲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堂）卽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葬爲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僞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第六十三卷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納一作汭）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畱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

娠未決因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巳中典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

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荅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瘿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徃來無禁濟隱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

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徃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超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幾立爲太子備德既亡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殊亡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楊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宇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

祿大夫封高爲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
射自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趙復引公孫五樓任
爲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
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
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
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趙曰臣
聞親不處外藩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遏五細不在內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
參貳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趙新卽位忌鍾等權逼以間五樓
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
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
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搆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趙自長安
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
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
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奇玉林皆寶法曰咎成
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安知非此族乎趙

聞而恚忿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
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死法又不奔喪至是
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
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竝稱疾
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
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
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
於青州（闕二字）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
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克州（一作梁父）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厄城塞
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
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
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
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
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不恤政
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
僕射韓諄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
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

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
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道之
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
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典大業草創
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
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犬馬生郊典儀寢廢今
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
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
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
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
犯罪彌多亦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
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
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
在五刑一品作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
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illegible]皮障泥於超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

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徃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德在秦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宜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毋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

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
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
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
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
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
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
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
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
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千
金許以趙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
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
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其送伎然後歸之
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
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
侍皇甫宗來聘趙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
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
重光奈何一旦爲賢子屈節趙曰朕爲太后屈

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來聘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朕爲太后屈

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典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

南郊柴燎燭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幄盡皆壞裂超懼容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煩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濵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

宣曰濵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浦作幸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封廩丘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俯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載記作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戰翼三齊荷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今陛下嗣守成規夕開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釁可乎趙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皇甫容與宗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抚之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竝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趙論宿豫之功封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孫頹爲武衛將軍與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桂陽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庡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趙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庡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南陽（載記作濟南）執太守趙光（一作元）俘掠男女千餘

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晉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畏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一云惟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敢爲諸君保之趙聞有晉師引見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斐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

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
也趙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
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斐今歲星居齊以天道
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
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
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斐苗徙民先
自虧弱乎設使斐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
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之（衝一作踐）
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甯王（甯一作寧）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
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安
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
自貽窘逼咎安成君不守井徑之關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爲
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趙又不從
鎮出謂韓諱曰王上無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
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炊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乎

趙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趙兵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已已裕師次東莞趙留羸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朐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趙謂公孫五樓曰今宵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通典作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幰御者執稍以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趙兵四面而至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蕃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

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徙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蕃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於群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涅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鼎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亦未晚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恃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如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安遣乞援以濟時艱趙於是從惠計復遣韓範與王簿乞師於秦趙尚書略陽桓遵及弟京兆太守桓苗（莊或作留）踰城出降遵苗皆趙所委任以爲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思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宣執之送之於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竝爲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并獻馬千疋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姚緒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騎十萬遥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喪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爲勃勃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王滿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安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諄盡忠無二竝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孤以先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后虎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滻水帶城非可

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攻請
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
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
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恪從其言塞之趙及
城內男女悉患腳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趙輦
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趙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
戰士厄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絶望天時
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
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趙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於時張綱爲恪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
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
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
趙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恪圍廣固累月
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色飛入
帷帳坐衆咸駭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蕃獨起賀
曰蒼黑者胡虜之色鴈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
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恪悉衆攻城或曰今日

徃亡不利行師一云今徃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徃彼亡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毋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乎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沒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爲軍賞夷其城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韓範後爲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爲劉裕所滅

凡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幸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封北地王趙既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趙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修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苗城孚遂出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超既嗣位政出權壁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諄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王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卿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忤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莫暮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諡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諄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諄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諄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趙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趙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具陳孝婦不當坎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趙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趙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徃來疑有奸趙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趙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趙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效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一）之財招所重之效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一）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鎭討禽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朕卽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而笑之謂左右曰癸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鑾

王鑾一作尹鑾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 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強厄虎時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超襲僞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竝以爲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辦仕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後爲劉裕所獲

張恂 劉昶 傅融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悌爲儁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爲趙東牟令後歸劉裕爲北海太守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佃佃子薄仕後趙至太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爲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縣竹侯牢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犇

張犇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趙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二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赦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赦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宜並加原宥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脩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燼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燼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燼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冤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覩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燼宅前燼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春秋第六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夏錄一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北人言屈子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母號爲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父詰汁爰世領南落詰汁爰一名訓塊（塊字或作兒字）汁爰死虎遂代

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犍）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既立之後入居塞內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爲鄉導寇魏南境魏師敗績因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後衛辰遣子力佚提（魏書作直力鞮）寇魏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諱珪）軍士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佚提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檎力佚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竝投之於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斗伏（魏書作薛干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爲不可乃止頃之復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也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鞬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陰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鷙御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趍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
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士衆以抗我也
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
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枉速追僕櫃曰吾追計
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
鑿陵埋車以塞路僕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
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僕櫃於百井追奔八
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
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
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
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一云潛師
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退
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
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
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愉生等來追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或作金洛生）於黃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篡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篡力戰而死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進攻秦隴又破白崖堡遂趨清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
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
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
東將軍鹿奕于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
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
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
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
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
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
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樂磐王買德曰樂磐吾
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
猶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
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
擊嵩敗走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翔（水經註作昇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銳利尤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先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名寇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一大皷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淥漣池於三交夏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耻姓鐵弗乃改爲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係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月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璝一作墳爲太子封子延爲陽平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旬拔之執逵及別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姝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

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子太原公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率韜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虵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既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瑰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參軍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焉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璜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伐清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璜至渭陽關中士民降者屬路劉義眞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田子率衆進戰璜擊敗之退屯劉廻堡遣使還報司馬王鎭惡鎭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遂與鎭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鎭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鎭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鎭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鎭惡出城俱會於寧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畱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義眞義眞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鎭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寇軍將軍毛修之代鎭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傳弘之大破璝於渭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璝兵退遁秋九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璝璝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前鎭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勑義眞輕裝速發恩如長安召義眞東鎭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眞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別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眞傅弘之謂義眞曰公處分亟進令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璝兵大至傅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清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寇三軍衆寡不敵皆爲

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眞相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眞行在前會日暮璝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箕畚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寇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浦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亾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死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華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姝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
不思樹党强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皆德
于姚興橛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
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丐前作屈孑）
眞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
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
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
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
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風
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
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
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璜領
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田於三交至澡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
殿大成赦其境內姝死已下又改元眞興刻石
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
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
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
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
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衆六
于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爲弱水護軍
眞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詰
汁爰爲元皇帝曾祖虎爲景皇帝祖務桓爲宣
皇帝父衛辰爲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
文皇后
眞興三年
眞興四年
眞興五年
眞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已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幸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璝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幸驎一萬襲殺璝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忌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絶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眞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既而疾甚薨昇永安殿召羣臣嘱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謚武烈王

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春秋第六十六卷

就李　項德弘校
項琳之訂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爲前將軍鎮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璯遂立爲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眞興七年秋八月勃勃疾昌卽僞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永）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燾）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蝾蝾（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蝾蝾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庶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蝾蝾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兆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逝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已而行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盡焦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勅黑矟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尸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襲統萬壬午值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戶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勘與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勘與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巳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靳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眞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出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出城遊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
風道狂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
隊以擿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
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
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
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
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
渭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曰諫不聽
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
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縗之潛上世
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
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
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
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
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頒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嶽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撝昌尚書王買薛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意調用爲大官令世祖見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祖納勃勃三女鴈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永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堆軍合時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至城下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會不爲計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博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坐謀反被誅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德先校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猶勃勃之第二子也凶暴無賴鳳翔元年平原公維州牧鎮長安既而率衆赴安定遷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起據平涼遂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illegible]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齎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亾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　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畋於陰槃定少兇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illegible]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見亦大不[illegible]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月己丑宰[illegible]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illegible]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人謂以[illegible]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illegible]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詣[illegible]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已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馮跋牽引蝚蠕規肆逆志（一作心字）虎聲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平涼之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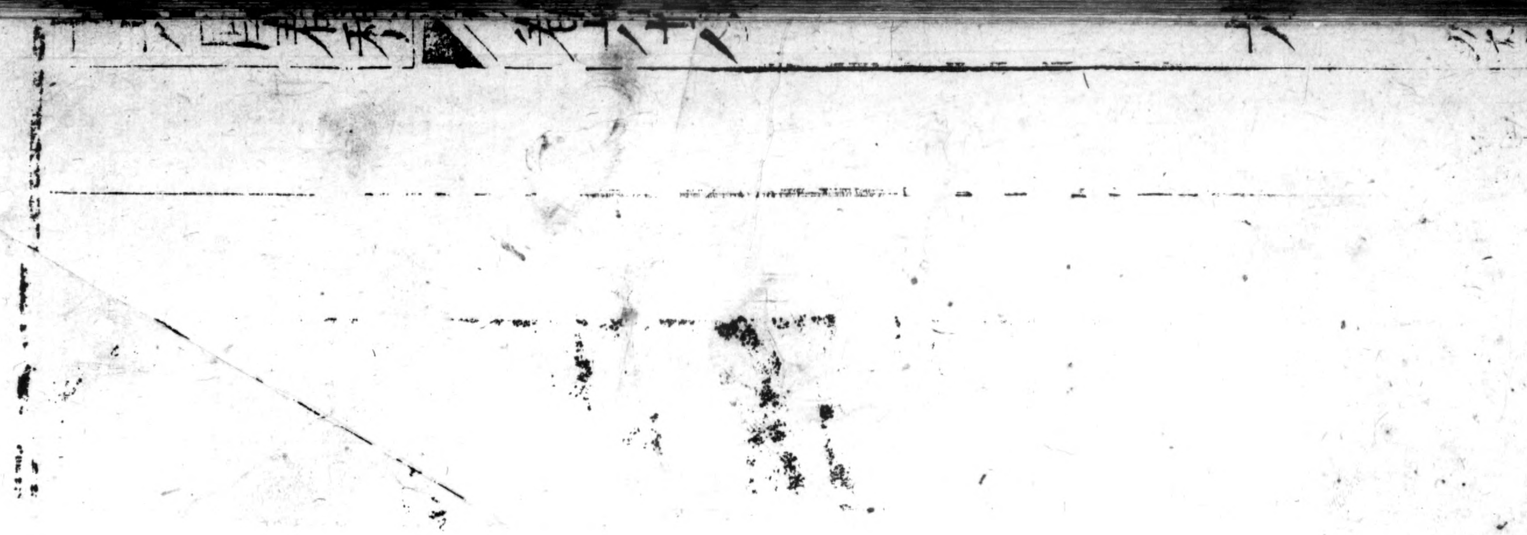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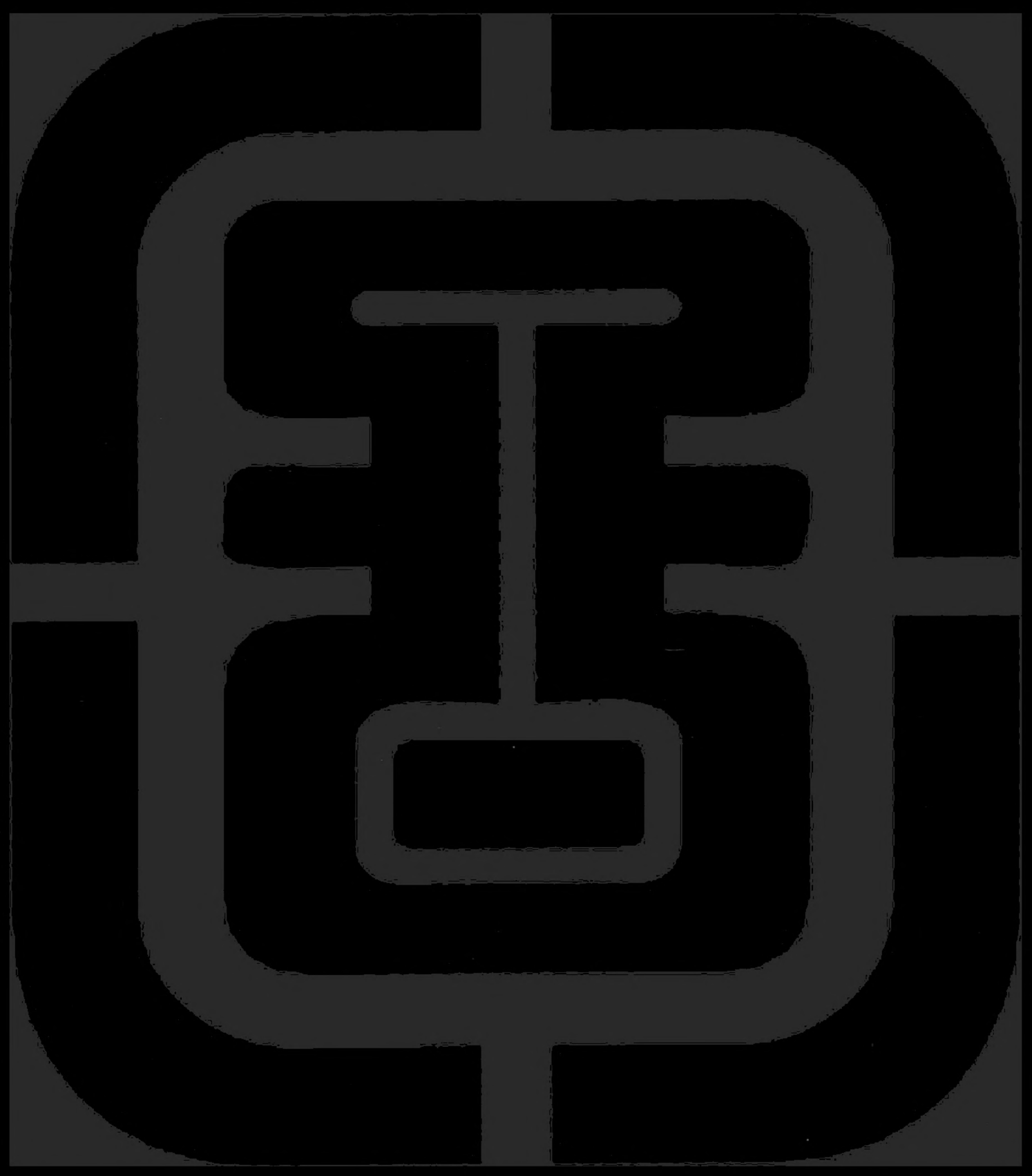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臨打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世祖入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illegible]面縛出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

窮歷輿襯出降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金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璝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已丑世祖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璝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歲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

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春秋第六十八卷

就李　玨琳之訂

沈士皐校